

選義林

卷

三



選義林卷三

西江草莽臣劉勳

遜國諸臣列傳

六殉職

勳子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其耿炳文李景隆之謂乎讓皇性仁朴利文而不利武持法多寬待下過厚故二大將軍狎于眷顧之恩律之一字半懸閣矣讓皇不以律律大將大將亦不得以律律偏裨用兵四年多敗少功只此之故前後



諸將陣歿者數人而已餘皆被執執而降者無
論矣執而死者亦喪師辱國不足道也然吾猶
幸其死焉設不死則後之降不降未保至于不
待殺而自死則吾更取其死焉何也知其斷斷
不爲降人也降者降之轉嚴義之爲道主升不
主降士氣升則世道升士氣降則世道降生死
者所以主持于升降之路也姚善被逮去人傳
其款附黃鉞曰不然無降姚太守也俟之果然
則以平日之義學決之以平日之不畏死決之

吾故于職戰守能死者紀而列之

有死于發難者

北平布政使張芮

北平都指揮使謝貴

有死于格鬪者

北平都指揮 彭二

有死於借援者

北平都指揮使馬宣

北平都指揮 俞瑱

有死於征戰者

錦衣衛指揮使宋忠

都督僉事俞通淵 河間郡公庭玉之子號國公通海南安候通源之弟

都督楊嵩

都督潘忠

都督審忠

指揮宋瑄 鄆國公宋晟之子

北平都指揮彭聚

北平都指揮孫泰

都指揮花英 又指揮小馬王

都指揮使瞿能 子瞿

都指揮使胡觀 東川侯海之子尚太祖第十女

都指揮莊德

都指揮楚智

都指揮房昭

都指揮韋諒

都州衛鎮撫使

都指揮張皂旗 力挽千筋每出戰輒揮皂旂先登轉戰山東每有俘獲夾河之

役力戰而死猶執皂旗不舛原名能

有械送北平而死于道者

野馬都尉李堅 特傳在憎除類

監軍大監張昌 真定執

都指揮朱榮

都指揮詹璟 東平執

都指揮賈榮 衡水執

有械至北平而死于獄者

錦衣衛鎮撫楊本

都指揮鄭琦

都指揮王恭

都指揮詹忠

有死於極刑者

大寧守將行都司指揮朱鑑

寧府長史石撰 特傳先見抗節類

有死于反間者

大寧都指揮卜萬 特傳

有死于守禦者

兵部主事樊士信

應城人守淮河力不友而歿

監察御史王彬

衛指揮崇剛

揚州衛世職與王彬同守淮河為同寅王禮所殺

有死于金川門破者

衛鎮撫徐讓

原山西布政司理問

衛鎮撫衛德

原孝義縣丞與讓同應募使燕賈書議和大有口辨壬午六月還授

無

百戶平元

刑科給事中葉福

勅募兵入覓有內族者遂自

韓節

楊州人未詳其官里守金川門為亂兵所殺

刑部主事劉原弼

扶溝縣人率家人巷戰死尋屍不得其家刻木葬之萬曆

初有刑部尚書劉自強者其後也

紀事

北平初動薊州居庸之役

建文自湯倪告密之後即于元年三月勅錦衣衛指揮使宋忠以都督啣率遼兵三萬及燕府護衛徒李屯開平名曰備胡實防燕也分遣徐凱練兵臨清耿璘練兵山海關名燕府胡騎指揮關童還京調北平

永清兩衛官軍左屯彰德右屯順德與忠爲犄角而
以工部右侍郎張芮出掌北平布政使司以河南衛
指揮謝貴陞爲北平都指揮使約以有變先發通長
史葛誠爲內應貴乃置七衛兵于城中逼王城盡柵
端禮四門芮使吏李友直潛伺府中動定友直輒洩
之并竊其疏章以獻燕王備甚僞爲病作扶杖行建
文元年六月朝廷又遣人逮府中官校文皇伏兵左
右召芮貴入與械去芮貴不疑遂發伏兵縛下擲杖
起曰我何病爲你奸臣輩所逼耳並斬之遂據北平

及彭二在外聞之大呼市中集兵千餘欲奪端禮門
燕王遣龐來興丁勝格殺二死馬宣命瑄與之巷戰
不勝宣東走薊州瑄西奔居庸各備兵逆戰而薊州
之兵不利馬宣被執罵不絕口見殺毛指揮遂以城
降唯鎮撫曾濬不屈去至十二月舉兵攻北平不克
死之其西走居庸者會宋忠亦至居庸不敢入忠承
制令瑄居守而退保懷來文皇聞之曰宋忠握兵
懷來必爭居庸居庸北平之咽喉命瑄據此拊我背
矣直急取乃遣徐安鐘祥出擊居庸瑄且守且戰見

援兵不至棄關走懷來依宋忠燕以精兵八千卷甲
倍道趨懷來獲謀言忠將士在北平者悉爲燕府誅
滅家讐國恩一舉兩報文皇急令其家人張故旂幟
爲先鋒呼其父兄弟相問勞家無恙輒喜罵宋都
督欺我倒戈走中倉李列陣未成文皇一麾渡河大
戰忠敗奔入城同俞瑱被執殺而彭聚孫大與焉太
勇壯中流矢被血裹痛奮呼而陷于陣遵化指揮蔣
玉以城降矣

大寧之役

大寧總兵劉貞都督陳亨都指揮卜萬引大寧兵十
萬出松亭關駐沙河進攻遵化文皇提兵來援貞退
保松亭亨陰輸款于燕忌萬不敢發文皇乃貽萬書
盛稱萬極詆亨緘識牢密召所獲大寧李解縛厚賞
之置書衣中俾歸密與萬故使同獲李見之恠問守
者曰彼何爲得此守者曰遣歸通密書于卜都司李
跪告守者曰得我借行請惟命無庸賞我守者爲請
得俱遣竟不與賞不得賞者大恚至卽發其事貞亨
搜卒衣得與萬書遂疑萬下之獄聞于朝藉萬家卜

萬竟死于獄
長興侯之役
建文命耿炳文爲大將軍副以駙馬李堅都督甯忠
左右將軍又命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指揮
盛庸潘忠楊松顧成徐凱李文陳暉平安等各率偏
師步騎號百萬數道並進八月炳文兵三十萬至真
定徐凱十萬駐河間楊松駐雄縣潘忠據鄭州中秋
之夕文皇出不意率衆渡白溝河圍雄縣而嵩不知
遂破雄縣嵩戰死文皇又度潘忠必來援早以千兵

渡月漾橋伏水中使數人接戰出伏兵擊之忠戰死
時炳文兵十三萬分營滹沱河南北燕利北不利南
會炳文部將張保降燕燕厚撫之遣歸詐言被執逃
還盛稱燕兵之強雄縣之慘說炳文移營過北併力
以敗燕炳文信之移營至戊文皇遣將攻破東南炳
文出戰敗績李堅甯忠顧成劉燧皆被執而成一人
降吳傑遁歸京謫南寧衛指揮使于是朝廷憂之遂
有李景隆之代

曹國公之役

十月燕兵攻大寧守將房寬與寧王俱降惟都指揮朱鑑寧府長史石撰二人不屈被磔總兵劉貞都督陳亨自松亭關來援亨及營州中護衛指揮徐理陳文襲貞破其營貞趨浮海歸景隆聞燕兵在大寧卽引兵攻北平築壘九門文皇拔大寧軍及兀良哈三衛胡騎挾寧王歸而救北平陳暉接戰先敗城中亦出兵内外交攻景隆不能支遂盡棄其輜重奔德州景隆復會郭英胡觀平安吳傑等兵六十萬進真定聯營白溝河文皇渡河平安伏萬騎邀擊幾幾及文

皇文皇三易馬三被鎗急走隄登高處俸麾鞭若爲招後繼者景隆疑有伏不敢上會旋風忽起折大將旗内軍大亂崩敵如雷瞿能父子力戰死燕兵乘風縱火燔諸營于是郭英等潰而西景隆潰而南被殺死溺死者二十萬降者十萬人

時吳高總兵守遼東與楊文數以遼兵攻永平文皇曰高雖怯行事差密文勇而無謀去高文不足慮也遣人遺二人書盛譽高極詆文故易其函投二人所二人得書並以聞建文君竟疑高削爵徙廣西獨命

文守遼東竟敗
平安吳傑駐定州盛庸駐德州徐凱陶銘城滄州相
爲犄角以困北平文皇狎出攻遼東至通州循河而
南渡直活晝夜兼行至滄州城下列營凱等始覺出
戰敗績凱及都督程暹都指揮趙濟胡原李英張傑
皆被執赴燕降者數萬人

歷城侯之役

盛庸字濟南燕兵來攻山東叅政鐵鉉悉方防禦大
挫之燕圍三月不能下解去盛庸乘勢復德州賞功

封盛庸歷城侯燕兵至東昌府背城具列火器燕營
以待文皇直至前衛庸左翼不動退而衝其中堅庸
麾兵圍文皇數重會平安兵亦合庸益銳乃斬其大
將張玉燕兵有棄甲逃者而未能等率胡騎奮擊東
北角于是西南漸薄燕王易服躍馬以出燕兵爲火
氣所乘大敗走庸趨兵追之

文皇還北平庸追及夾河大戰忽東北風大起塵埃
漲天庸軍中昏暗不辨咫尺燕兵大呼乘風縱擊庸
陣大敗遂得楚智張皂旂死之庸走還東西

吳傑平安進兵藁燕有藁城之敗指揮鄧戩陳鵬等
被執吳傑還真定

大同守將房昭引兵入紫荆關攻燕真定總兵遣常
諫援房敗走

十月真定諸將花英鄭琦來援西水寨列陣義眉山
下文皇潛師出陣後合戰英琦及王恭詹忠俱被執
死

十一月楊文圖永平攻昌黎不克指揮王雄等七十
一人傷被執

四年正月德州裨將葛進渡滹沱河遇燕將李遠于

藁城戰敗

敗衡水則賈榮被執

破東平則占繫被執

援汶上則薛鵬被執

燕將李遠南掠都督袁宇邀擊之于沛敗走沛縣守
將王顯以城降

渦河之戰則胡騎指揮火耳灰哈三帖木兒執

小泗之戰則裨將丁良朱彬執并指揮王貴等一百

八十餘人

魏國公之役

上命魏國徐輝祖率京軍往援山東徐輝祖會何福
敗燕軍于齊魯山燕軍懼欲還不敢顯言請退屯小
河東就變文皇不肯下令曰欲渡河者左諸將多趨
右文皇大怒曰任汝所之于是諸將不敢復言還會
京師傳言燕兵北歸乃召輝祖還京何福孤軍無援
遂大敗于靈壁總兵陳暉平安馬溥徐真孫成三十
七人內臣四人與陳性善等一百五十員皆被執

泗州守將周景初降燕

燕兵南下假道淮通書于鎮守駙馬梅殷殷拒之文
皇乃渡泗水盛庸迎阻戰敗遂破盱眙直趨揚州楊
州守將王禮遂縛王彬崇剛以獻

高郵州指揮王傑降

燕兵至浦子口盛庸諸將逆戰左都督陳暉率舟師
援庸因降燕燕得瑄遂渡江庸率海艘出高資港嚴
陣以待文皇奮力先戰庸走

鎮江守將童俊以城降

燕兵至龍潭上令李景隆同諸王往請割地求和景隆伏地稱臣

燕兵薄金川門景隆及谷王穗開門迎降大內火起建文終

慟子曰芮貴首難者也雖有忠君之心却無謀國之智其于不義也遠矣其于義也殃矣謂夫可以不至是而自激成以至于是也彭二則不得不至是者也臨義甚猝赴義甚勇與宣瑱同局而二早爲了結耳所謂最先一人最初一念乍見孺子入

井之情非爲功名起見者也宣瑛跋脚亂志固一濟事雖未成其忠貫日李堅胡觀皆高皇駙馬堅妻猶與燕王同母親莫甚焉按以古法則可抽矢叩輪去金發乘矢而後返而堅毫無假借戛戛然舍生取義可謂見義之大者也胡觀没于陣久未嗣爵更爲黥然大寧全城皆降而朱鑑一人不肯罵不絕口致受凌削萬段卓哉然無如石僕尤奇效信也燕麻之職事也可謂不阿矣瞿能與楊本最爲驍勇負忠性而俱爲李景隆所忌北平之

圖瞿已直破張掖門矣景隆召還而楊本則給之
先登不發接濟致斷送兩大將于無用吾安得掬
景隆之血祭此三人乎更有恤者以下萬之忠吳
高之練而俱中于文皇之反間高猶爲朝廷所收
卜則卽在大寧收之矣事在總兵劉貞掌中先失
不知也屈陳亨降時便知其爲間矣胡不出之獄
挈之同浮海而歸哉甚矣貞之不智也諸將中處
征討者多被執唯俞通淵瞿能父子三人歿于陣
白刃自蹈此義不受辱被執辱矣而能自殺者唯

花英一人辱而不辱于義有救然无如小馬王妙
白溝河敗卽解衣付其僕曰吾爲國死持此報家
人勿望我立馬豎鎗而死脫于亂兵脫于文皇併
脫于見讓皇自珍自面所全者多惜哉失其姓名
耳

張蔭謝貴

勸子曰天下未有藏身之不固可以謀人者也苟以
機事委小吏識先疎矣貴又明以兵柵之是告之也
貴之計里巷鬪夫耳可以用于文皇乎文皇不動無
此人情二子直送肉几上其于義也似之而不美其

選義林
象射工乎射工以水弩防人于暗然四月上弩則利
八月卸弩則一童子可狎而戲之文皇殺千百萬人
以此二員爲試刀之始卽位後族芮家其妻尚在生
焚之并抄其脩家程禮禮父簡討程亨奔連州避難
族里盡戍邊唯一子得脫後文皇常夢芮披髮爲之
祟乃命發芮冢焚其屍面如生芮山西澤州人墳在
上滾水南正德十五年知州馬汝驥爲立祠貴平陽
人

錦衣衛鎮撫楊本

本中年人或曰處州人初爲大學生精于遁法建文
元年十二月應才略之募試于兵部授錦衣鎮撫時
吳王撫軍一日本請王出觀兵及登將台見一斥大
水森茫平階而一軍無影本曰此水遁也帥師北向
常持一鐵棒重三十觔臨陣馳突北軍爲之披靡景
隆忌本不上其功已而本約日出戰諸軍爲後繼景
隆謂諸將曰今日譬之一園瓜我輩種得熟乃被他
人採去耶竟擁兵不救本上疏略曰忌君者不臣喪
師者不將今都督袁宇與耿炳文北征喪軍士二十

萬皇上憐其爲太祖故舊不忍加刑又如魏國公徐
輝祖征燕私存姊妹之情虧喪士馬皇上召回京師
命大教場操練又曹國公李景隆四月進兵喪失軍
馬無限皇上責問乃歸罪群下此實總兵之罪也乞
假臣爲大總兵用能官一員召募義勇招撫軍伍凡
先鋒叅議軍政稽考等官臣自當保舉仍特命親王
爲監軍疾馳燕師則可免生民于塗灰奠宗社于泰
山矣本遂帥孤軍獨出被擒繫北平獄後文皇攻濟
南失利趙王奔還北平恐人心動搖出本殺之文皇

聞之怒曰本有才略予且欲用奈何殺之

勸子曰文皇心中有四人卜萬吳萬平安楊本卜

高設間除之以不用爲用矣平則終用之矣唯本
則欲用不得用誰謂文皇之人送于趙王之鬼也
哉本精通法胡以不能遁身而使用茫茫大水以
掩燕兵之日卽文皇未必能入水不濡而况趙王
之刀斧乎甚矣數學之無補可以小試而不可以
大動可以神求而不可以跡軌也懷竒門六壬太
乙之學者亦可以爽然自返矣

都督劉貞

合衆人開國公累陞左軍都督克大寧總兵官修懷
來城池堦難兵破薊州貞及守將陳亨卜萬引大寧
軍出松亭關營沙河欲復邊化亨有二心文皇入大
寧盡擄其軍以行遂入松亭關貞夜負勅印浮海擬
迂道而歸朝廷聞諸將降燕遂疑貞而藉其家下獄
俄頓報貞由福建還京亟詔釋靖難後陞左都督鎮
守遼東恒懷愧憤慟子曰北征中有舅焉有甥焉有
姊夫焉有丈人焉則貞是已文皇順德妃貞女也

婚陞天子猶不以為樂而懷愧憤

愧憤者何物也

有以城守死者六人

沛縣知縣顏伯瑋

主簿詹子濤

典史黃謙

蕭縣知縣鄭恕

獻縣知縣向林

東平州吏目鄭華

顏瑋廬陵人名懷以字行舉賢良令沛自燕兵起則
蕭沛之間戰道也淮北民終歲被於軍餉瑋綴戢
有方民不怨逮文三年六月北兵掠濟寧遊騎掠

沛瑋告援于徐州督府不至乃令其子有爲歸白其父母曰子職弗克盡矣遂題察院之壁曰太守諸公鑑此情只因國難未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令名一木豈能支大厦三軍空擬築長城吾徒雖死終无憾願采民艱達聖明冠帶南拜慟哭自經死有爲不忍去中道還見父屍亦自經縣丞胡先收葬于沛南關外正統中御史彭勗修其墳祠祭之

鄭如仙居人令蕭縣四年燕將王德攻破蕭如自死靖難後被籍二子二侄俱謫戍惟一女當配自盡死

向朴慈谿人父壽宗慈湖之學稱爲樂齋先生朴得其傳行務實踐洪武二十五年以人才應詔上問家居何爲對曰種田問大麥何以四節曰以占四時耳授獻令獻當兵衝朴以忠義感士民固守力不足抱印而死百姓哀而葬之唯縣人有陳瑛者怨死事諸臣最深有楊姓者懼瑛來祭朴冢夜潛更葬之永樂初中秘王尹實北上過墓所夢朴

服血談往事秉燭爲文乘月往哭之先是侑川令
韓彥復匿其二子于任司諫顧道以其遺事書於
寶峰庵萬曆初詔祠朴王韓顧楊附祀

慟子曰顏聰明能文章生平孝友觀其友人晏壁
所傳序與瑋同督蓮德州連床共食談論慷慨其
素志已定恕性廉介蕭然斗室日與學徒講論風
高一時以寧波知府薦起昌國訓導升令兩公之
忠非一日之積此非密友賢妻子不能知也瑋子
不肯歸亦知父之必死耳能知父斯能學父闖變

案中有刑部侍郎孟兆祥子觀政進士孟明輔同
死與此爲先後一揆瑋有子恕有女觀恕子之不
免然後知顏有爲之高一个向朴費王韓顧楊四
君子好之德必有隣死後始見不審生時何以孤
立也

唐黃二公未詳其里地出身但能贊相伯瑋守沛兵
食邏察一切料理顏頗禮遇之顏死被燕兵執招
之降不屈死

慟子曰感于人之死而死者也風行草偃如是如

是凡爲主伯者可不正乎斗大一沛有此三官亦可名德星之聚矣縣丞能收顏而葬亦自不惡

鄭華臨海人洪武十八年進士爲行人奉使川廣有令名建文元年以誑誤論燕兵逼謂其妻曰吾義必死奈親老汝少何妻曰君能爲國妾亦可爲君華乃托之無錫縣丞趙次進時州長二皆矣城去華獨率民力守不支五日不食死

慟子曰此感于人之不然而死者也爲義而必待義人倡之可以爲義乎爲義而不以不義人激之

乃謂之義也長貳皆去小官毅然斯不當仁不讓且鄭華以太祖行人謫吏目逮文非以國士遇之明矣使孟子犬馬國人之說行天壤間安得有爲鄭華者已上六人之義吾選鄭華爲第一有以奉詔勤王死者

蘓州府知府姚善

松江府同知周繼瑜

善字克一湖廣安陸人由舉人歷祁門丞廬州同知陞蘇守多惠政以禮賢下士爲務燕兵渡江上詔

蘇松嘉常鎮五府兵勤王未及出而革命矣時捕
齊黃急黃避善所議共航海善謝曰公可去善不
可去朝臣四往號召以圖興復善職守土義當與
城存亾遂去善被麾下許百戶縛見上曰汝一羈
守乃敢舉兵抗我善勵罵不已遂磔子俱謫配
瑜撫州人奉詔後郎榜募義勇極鳴大義感動人心
并罵燕兵垂恩遣義革命後補至京磔于市
有糾義勤王死者

徽州知府陳彥回

寧波知府王璉

樂平知縣張彥方

永清署縣典史周縉 附黃清馬坤

彥回蒲田人父立城官歸安縣丞以犯論死二子彥
回彥困回謫戍雲南困戍遼東回未入滇家人多
道死比至蜀惟祖母郭一人存會赦又弗原監送
者憐彥回縱之去顧貧不能歸往依定遠縣知縣
黃積良遂稱黃姓閩中教諭嚴德政薦彥回明經
爲保寧府學訓導三考至京承顧問陞平江知縣

閱十三月太祖崩彥回入臨給事中楊惟康薦其
文學廉幹陞徽州知府建文元年春以循良授上
賞是冬祖母郭李承重徽民走京乞留回衰經赴
闕疏乞復姓奪復留徽併除弟彥困戍籍彥回又
乞竟服不許許衰事泣罷再疏又不許乃葬郭于
徽罷北之陽回晴走墓下哭徽人名爲太守山回
恒以亡命冒宗爲愧悒悒不自安屢欲陳首而以
祖母年高恐有蹉跌故隱忍二十年靖難兵至江
上回糾義勇勤王奉命後械至京論死籍其家勸

子曰傷哉彥回之命也少以父故而被譴老以君
故而被刑何陳家之多災耶然不爲孝卽爲忠人
生家國二事耳兩無憾矣復何求耶况爲祖母必
欲終制視今人匿喪以就富貴者豈不足法也哉

選義第一

璉曰照人洪武末以賢能薦授寧波知府杜私謁革
吏弊自奉儉約一日見饌兼魚肉大怒命撤而瘞
之號埋羹太守惟痛絕豪武人以故衛吏率恨之
靖難兵至江上璉造船取海道勤王爲衛率縛見

文皇文皇問造船何爲璉徐對曰由海道趨瓜洲
截路耳文皇亦不怒釋還田里慟子曰竒哉璉寧
波之命也文皇于遼國諸臣都怒而獨寬于璉何
耶想埋篋之德趨海之才斯亦不足畏也矣凡文
皇之所殺者皆其所忌者也是故得文皇之殺者
榮也然璉截路之對與平安殺之之對同一率直
古人在君父之前生死之際其斷斷无回若是律
以世法真呆子也

彦方龍泉人初爲給事中以便養告改樂十令其勤
王已至江上被執梟首樵樓冒月如生而無蠅集
父老竊歸葬于縣清白堂之後慟十日具眼哉蠅
乎賢于陳瑛多矣

縉武昌人以監生授永清典史攝令事永請地近燕
縣民寡弱相率逃散縉度不可爲懷印南奔將他
圖道聞母喪歸葬復日糾義勤王戎器略具聞而
南歸潛遂去匿民間壬午十月丁巳吏部言前北
平屬州縣官朱寧等二百九十人俱棄職遠避宜
實法典令入粟贖罪屯戍興州有司遂械縉至京

蒲興州居數年子代還年八十終于家吳文定公
爲之傳曰以愧世之爲丁公而倖免者慟子曰丁
公倖免猶不可爲况不免者乎縉之志可嘉縉之
事不足尚也一邑勤王能濟幾事懷印而逃非忠
也母喪不終非孝也可已不已僥倖想也走匿民
間何怯也如此之義吾所不選 清明鼎革之際
匹夫秀才揭竿而起號召一班無賴張蓋乘輿封
村占室擒人助餉勒人養兵大則攻城小則破市
倏爾大兵至卽投降恐後亂世此輩甚多皆義字

誤之也

又有黃清馬坤二人不知何官以不奉詔欲與兵被
擒論死

一嫌除

慟子曰媼姪者骨肉之地豈可以干戈相見乎狗
法則礙情狗情則碍法當日謀伐燕而想舉耿李
徐梅諸駙馬家爲大將軍則亦弗思其矣衛使羽
公之斯以禦子濯不知也豈有明明遣館甥以殺
舅氏者遣舅氏以伐姊夫者乎設與劉生則不患

無用此五駟馬之處矣醫家曰竹破竹補木破木
補骨肉破骨肉補當周湘著罪之時一用之時矣
當湯倪告密之際又一用之時矣用其奔奔用其
語言而總不用其干戈人之情僞直曲必不能爲
親者瞞人之忠厚懇誠則必能爲親者動建文時
亦遣李景隆問周王之案矣而景隆不仁大索周
廟至今周王受過設真有如漢田叔其人者乎安
在不可以存梁王設真有如潁考叔其人者乎安
在不可以回鄭伯解頤數句包天覆地烏用兵計

不及此而東角門之一對開口六師以山墜卵遂
致叫啟蕭牆之變骨不附肉肉不裹骨割之似不
可從之似不安文皇之手所以緩也前不欲爲阿
後不得爲免太祖之愛于斯絕矣幸而皇太后先
崩去不然恣于見諸女郎統兵殺其子哉忍于見
其子擒其婿而激死其女也哉

魏國公徐輝祖

中山王長子也有三妹長爲文皇后次安王妃次代
王妃于文皇爲外兄弟燕及輝祖先防之與齊黃茜

貴之謀時燕王世子尚留京後又次子入朝輝祖密奏帝曰臣三甥中獨高煦勇悍無賴非惟不忠抑且叛父他日爲國大患盍留之輝祖弟徐增壽力保無他帝以是遣歸北征廷臣多推輝祖爲大將軍而齊太廟推耿秉文秉文不利復命李景隆再不利乃及輝祖輝祖帥師援何福有齊看山之捷北征以來所未有也燕兵挫欲旋齊太遂恃勝周意弛言燕王已歸召輝祖還京遂至潰于靈辟燕兵至江上輝祖猶與開國公常昇分道禦戰不克而歸文皇卽位武臣

無不歸附者惟輝祖不屈乃下獄上親問不答一語法司追取伏招輝祖惟書其父開國元勳子孫免死而已終始無推戴意繫至五年李文皇曰朕以中山王功曲赦輝祖今病死其令長子嗣爵于是子釋迦保見上賜名欽

勸子曰憎族而護親人情乎燕王欲取天下祖之者宜莫如輝祖乃獨不然可謂大義戚親然徐增壽則相反矣輝祖有學問先嘗侍皇太子諸王學博通經史故知義方人必取資于詩書

駙馬都尉梅啟

河南夏邑人汝南侯思祖從子洪武十一年尚太祖
寧國公主恭謹有能謀諸駙馬中高皇獨愛殷受家
命輔太孫以誓劍一遺詔一付之曰敢有違天者爾
其爲朕伐之燕兵南逼殷克總兵官召募淮南合軍
士號四十萬守淮安燕王來假道以進香金陵爲辭
殷曰進香皇考有禁遵者爲孝王大怒乃復書言今
興兵以靖君側實非人所能阻殷割使人耳鼻曰留
爾口與殿下言君父大義王不得道淮乃渡泗水破

盱胎出六合至京師殷聞變大慟欲死及王卽位殷
尚擁重兵淮上上迫公主嚙指血爲書招殷殷痛哭
詢建文所在中使日出亡矣殷曰君存與存君亡與
亡吾姑忍俟之乃還京見上上曰駙馬勞苦對曰勞
而無功上恨之永樂二年冬都御史陳瑛言殷招藏
亡命私匿胡人與女秀才劉氏朋邪呪咀幾得罪三
年冬殷讐家都督譚深指揮趙晞令人擠殷于笮橋
下死誣殷自沉都督許成懷不平發其事上罪深晞
二人對曰上命也奈何殺臣上大怒立命力士持金

瓜落二人齒斬之諡殷榮定官其子順昌爲都督景
福爲指揮賜手書曰朕不念汝母爾得至今日乎

慟子曰殷之忠憤激烈更勝輝祖久見防于文皇
則殺之者必文皇也授意深睗而後殺深睗以滅
其口魏武殺人多用此法何以知之文皇常夜遣
小官潛入殷第察殷詞色多不平及公主聞變牽
上衣大哭問駙馬何在文皇咲解之曰吾爲爾踪
跡賊毋自苦噫此豈咲際乎姊哭兄咲不亦忍乎
咲者不覺自透其平日之謀故也三代以後取天

下者必詐必狠詐猶可恕狠則難堪狠到兄弟姊
妹之間極矣

耿家三父子 趙諒附

濠人父文嗣父君用爵長興侯子耿璣官都督僉事
耿璣尚懿文太子長女江都公主爲駙馬都尉炳文
初守遼東稱老將燕兵起上詔爲大將軍璣勸父曰
此往宜直搗地平疾破之及征燕不利敗濶河沱召
還璣時練兵山海關偕吳高楊文率兵攻永平不利
璣快快抱病時對公主泣上遜位後璣稱疾不出二

子俱被逮論死降璿妻公主爲魏王明年亦卒炳文亦爲陳瑛所劾自盡國除或有言炳文先歿于陣者慟子曰文皇刑賞亦有私乎徐輝祖妻兄也則曲宥之徐增壽則妻弟也褒贈之梅殷已姊丈也爲之殺賊且官其二子其言曰吾於徐氏念中山王功非念中山王念中宮后也他日發宋情爲方黨不問曰吾念宋濂學士有德于皇考比例以言耿氏父子卽有罪獨不可念其父耿君用乎何爲于耿家下毒如此母乃爲孝康皇帝之婿家然康皇帝遂不可比于中山王宋學士乎豈惟耿氏卽如留守衛指揮僉事趙諒者鄂國外孫其母與孝康皇后兄弟也革命後以黨宗人得罪亦坐廢愛其屋者及其烏憎其侄而及兄與嫂及嫂姨何況其子女

駙馬李堅

武涉人尚太祖第七女大谷公主素負才勇克副將軍從長興侯北征封灤城侯已而兵敗滹沱河爲燕蔣薛祿引掣所中墜馬幾被刃堅大呼我李駙馬勿

殺祿乃擒堅見成祖成祖曰爾至親今及此奈何械
送北平道奉靖難後公主懼禍繳誥券還朝而命其
子莊流寓四方詩酒以終身不請嗣爵公主至宣德
年薨

勸子曰卓哉大名公主乎不以奪故夫之性命爲
憂而以脫新君之爵祿爲幸繳還誥券錮蔽兒孫
儼有周粟耻食之志焉真女伯夷也高皇廿六子
无如蜀王賢十五女無如大名賢嘅想高儀恨生
隔世武王之德非不大也首陽人去之成祖之功

非不顯也大名公主薄之世界有人雌雄互見
義林之一光乎

駙馬胡觀

東川侯之長子也尚高皇第十女南康公主北征以
都指揮使克副將軍白溝河之敗歿于陣文皇常輕
之曰胡觀驕縱不法與吳傑郭英皆匹夫無能者也
勸子曰妻舅不可殺也天子更不可殺也有教之
殺之者卽殺之者也胡駙馬无怨矣然齊貢不怨

建文

吳王 建文弟

諱允熿洪武十年十一月生三十一年封杭州未之國建文四年七月文皇降封廣澤王居漳州是年九月召還京以不能諫正建文君降庶人永樂十三年卒英宗復辟出吳庶人居鳳陽者但有庶母姊奶老婦五六人時年八十

衡王 建文二弟

諱允燧洪武三十一年封未之國靖難後降封懷恩王居江西建昌是年同吳王召還京廢為庶人

徐王 建文三弟

諱允燾洪武二十四年六月生僅八歲而封未之國靖難後降封敷惠王隨母呂太后居太子陵永樂二年改封甌寧王奉太子祝未遣之國四年二月邸中忽火起驚仆地卒年十六諡哀簡

建文君少子

諱文孫建文三年十一月生文皇入宮時年半歲乳媪抱之泣牽衣求食日孩兒餓死文皇亦泣曰爾生帝皇之家焉有餓死之理命善撫之後降為建庶

人幽中郡廣善宮五十七六年英宗復辟憐庶人
無罪欲寬之李賢贊曰堯舜心也請于太后出之歲
給薪米聽婚娶出入自便與閹者十人婢妾十餘人
給使令遣奄牛玉入禁諭之庶人伏地頓首且喜且
悲時有阻議者英宗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庶人出
鳳陽日目不識牛馬

勸子曰吾學易至師卦傳曰以此毒天下知兵毒
罷也然而毒天下未聞先毒一家豈知毒發自近
毒種自家因家生毒離毒出家世無家者不必有

國牟尼王子當傳者而猶逃之况肯爭乎爭息而
毒去矣若有爭心則雖欲不毒不可得懿文三子
文皇同母親侄也建文二子其親重侄也爲建文
君一人而一網打盡若此不知他日與兄懿文相
見地下作何面目吳王衡王坐之日長不能諫也
徐王年十二少子半歲何罪爲謀之錮之耶孟子
曰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
文皇殺已之兄安得更有一已兄而殺之天道好
還則卽以已子之爲弟者謀殺已子之兄仍卽以

已子之爲兄者明殺已子之弟已矣漢王高煦趙
王高燧非文皇之弟三子乎初時同謀奪嫡父
不肯又同謀奪父已而各謀奪侄遂舉兵反致六
師親征宣宗以侄討叔校建文君以侄討叔不更
甚乎間道出降下錦衣獄繫逍遙城與建文君從
鬼門出至神樂觀偕程濟諸人作和尚以出亾者
不更甚乎覆以銅缸燃以積炭一時化爲臭焰燁
灰與鳳陽吳庶人年八十建庶人年五十七者不
加甚乎樂安城中人多欲執煦出獻視金川門啟

有韓節自殺徐增壽謀迎降有鄒冕于刃之不更
加乎受誅者六百餘人死戍邊者千五百餘人編
氓者七百二十人與高翔之瓜蔓村方孝孺之十
族孰爲芳穢乎煦之謀父謀兄不足恤也而并謀
妻謀子子瞻圻恨父之殺其母也又發父之反狀
煦又發子瞻與圻反狀燧與煦又交相發狀率之
兄弟相夷父子同死視老佛在滇黔吳建庶人在
鳳陽俱得骨肉無恙孰爲延促乎幸是天誘宣宗
之衷去煦而存燧若肯聽陳山之面奏從單橋之

遷義林
便移兵彰德則銅缸之下豈止一副骨肉哉總是
文皇父作而子述之耳煦初奉太祖命學于京師
而日事遊嬉盜徐舅氏魏國之馬歸而不辭朝學
文皇之行皇道登陞不拜也煦之請天策軍爲護
衛卽文皇于各衛選用官軍之法也煦之殺驛丞
搃徐指揮學文皇之縛芮貴也煦之陰畜壯士僭
用天子車服學文皇之私養韃韞招致術士四門
僭擬皇城也煦之枚青靳榮燧之孟賢高以正卽
文皇之陳瑛于諒周鐸也煦以世子瞻垣居守樂

安卽文皇以世子仁宗居守北平也煦之王彬朱
恒瞻圻之王射成卽文皇姚廣孝袁珙也樂安李
溥告變卽北平之湯宗倪亮也煦之不拜侯泰賈
勅卽文皇之不聽慶成王佐割地求和請也煦責
成祖信護削其護衛卽文皇之責建文信護削諸
王護衛也煦遣陳剛上疏指斥宣宗卽成祖遣武
勝上疏指斥建文也其欲得蹇義夏原吉而誅之
卽成祖欲得齊泰黃子澄而誅之也所不同者
煦鹵莽恣性弱有勇無智不能學父之陰詐大暑

圍爐托疾行狀而已矣不然宣宗之去建文將一
問爾世干戈傷殘元氣爲千古官家第一劣跡耳
噫仁氣名仁義氣名義理也乃有以義名不義者
何也然無如以不義還不義者之所爲最准也

記避 二人

平安

滁州人安交定從太祖起濠梁積功至指揮僉事後
從常遇春戰沒于陣平襲職陞密雲指揮使擢右軍
都督僉事征燕爲李景隆參將有驍勇二年四月白

溝河之戰安伏兵擊燕王王曰平安鑿子徑從尋出
塞知吾用兵乃敢前耶後斬燕將陳亨于陣十二月
與盛庸合兵取燕于東昌三年三月擒燕將于單家
橋曰薛祿四年三月斬燕將王真于淝河四月斬燕
將陳文于小橋河操矛刺王番及之以馬蹶而脫後
賊于靈璧被執送北平革命後文皇問小河之戰窘
我者誰也左右以安對命引至執之問日子他日若
追及何以處我安曰殺之文皇怒命就僂隨呼轉曰
忠臣也宥之爲北平都指揮僉事後永樂六年文皇

北平見保兒曰爾尚在耶夜遂自殺
勵子曰此人殊佳事建文爲建文遇成祖事成祖
成祖忘之則亦忘之成祖不忘則亦不忘亦以見
成祖與建文君臣叔侄可以忘亦可以不忘若三
君爲二姓則與長樂老無辨矣然長樂老必不能
對成祖說殺之二字吾選此人之義在對曰殺之
而後之自殺一事則爲平平焉

侍講學士王達

無錫人洪武間爲大同訓導過北平私謁燕王王喜
而禮之建文立陞國子教授靖難後廣孝薦陞編修
至學士上嘗問建文君事達對曰建文君亦可以爲
善但輔道非人耳上心否之一日達待上問十難字
達識其八上曰朕更有難字難汝達夜遂服銀屑死
上憐之命有司歸其喪

勵子曰達之論建文公道耳成祖試難字亦考講
官之常事耳豈因其公道于建文而遂欲殺之哉
無如達之自危疑耳能使達心之有危難者義也
因新君之巨測而記及舊君之未殉鬼伯至喉間

矣豈但爲難字避哉心中更有難于字者在與平安事相近故合稱觀此二事君父不可以疑言示人臣下不可以疑事自覆假平保王達早爲建文死不免後乎

怒逢

七人

御史大夫練子寧

嘉靖元年以流賊亂割淦之半爲峽江練氏故居三州練啖人請祀子寧淦人爭知府錢鎬兩許之

新淦人洪武十八年榜眼授修撰累官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建文初改吏部與蹇義爲左右侍郎又改御史大夫李景隆敗還請誅不聽憤叩首言臣備員執

法不能除此輩國奸賊請先伏誅燕王渡淮靖江府

直史蕭用道衡府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計指斥明

事者誤國書下廷臣及二人議用事者怒詬二人子

寧曰事已至此尚不能容言者乎詬者愧而止文皇

卽位縛子寧至語不遜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

王寧手探舌血書地上曰成王安在遂族其家姻族

死者百五十一人戍邊數百人

唯有遺腹妾秦氏在戍所生子名善慶洪熙初放還傳祀

慟子曰練黃同鄉又同年黃欲爲龜錯練何故不爲賈誼王父衍以救之然十黃不博一練練廷對

策曰朝廷用人徇名而不求實小善驟進小過輒
除非育才用人之道此語切中國初之弊方孝孺
亦在其中矣蕭周所斥用事者卽齊黃孝孺也觀
子寧言其不滿三人可知然而終不能擣三人以
謀國何也則不獲乎上之故耳子寧死數年有親
家錢習禮漏逮者也每爲鄉人所持習禮心危以
告楊榮榮乘間上聞文皇曰使練子寧在朕固當
用之况習禮乎然則子寧之殺文皇之不得已也
子寧少與金幼孜友謂金曰異日子必爲良臣我
必爲忠臣卒如其言此中文學亦當推子寧第一
金川王屑集具在善讀者必得之

御史高翔

朝邑人有文學矜名節洪武中以明經薦授北征力
戎間相與激發忠義靖難後召見喪服大哭語都不
遜遂夷其族時年九十沒產給諸里人重加稅日令
世世罵翔也又發其先塚雜以犬馬骨焚而颺之以
其地爲漏澤園

慟子曰人固有九十而作官者乎古人有之多是

公孤之列未有九十歲御史也設非以此竟局此人官作何底止九十臨刑便是官之結果翔同邑有程濟好言術數而翔好言氣節濟曰吾必作智士翔曰吾必作忠臣卒如其言與金練同君子白首之行青髻之志也夫

大理寺卿胡閏

鄱陽人舉秀才在元末有大志於天下嘗畫松番君廟壁而題其上云幽人無俗懷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神物太祖征陳友諒至番湖見而悅之

闕其名名見置帳前官以都督府斷事建文朝遷右補缺進大理卿靖難兵起與齊黃協力後召同高翔方孝孺上殿皆衰麻大哭上令更衣閏曰死即死衣不可更上大怒遂絞殺之浸以石灰水脫其皮貫以草懸之武功坊抄全家男婦二百十七人中表戍邊者近百人萬曆初御史

史屠叔方奏請放還旨下都令程朝京榜於邑門忽爲旋風所拔攝入天際自午至申復下聽事前鄉人駭之咏歌成帙有英風紀異錄由此觀之忠臣孝子

日在天上簡點綸音勿謂是人間告示也

太子太師禮部尚書陳迪

宣城人薦辟起訓導祖父爲元朝世百戶迪于征燕之役督軍儲也在外過門不入嘗與齊黃疏陳大計聞變赴京文皇召迪責問慢罵不屈收子丹山鳳山割其鼻舌熬熟以食迪迪食之文皇問美乎迪曰忠臣孝子之肉烏有不美者若亂臣賊子肉雖狗彘不食矣益怒斤父子六人俱凌剝有衣帶詩曰三受天王顧命新山河帶礪此絲綸千秋公論明于日照徹

區區不二神蒼頭來保者拾其遺骸歸塋

慟子曰文皇殺人如麻習矣獨于胡閏高翔陳迪諸人更加波浪何耶總以戢其麻衣大哭之凶耳噫以凶止凶終不得言陳公子之鼻舌正在添薪積炭以爲他日藻王銅缸之火料耳人之骨肉豈有異哉後之用刑者亦可以爲戒矣

御史連楹

襄恒人洪武中以大學生授贊善上美其剛直改御史十餘年壬午六月金川門破冒馬犯駕被擒不屈

引頸受刃有白氣冲天尸立不仆
慟子曰此之謂怒逢以怒逢怒者也凡爲義發憤
者必怒如天上霹靂必不能作柔語連楹之尸立
而不仆與景倩之尸蹶而犯蹕皆怒所馮也天子
雖尊嚴乎能挫之于生不能抑之于死矣藹萎之
夫雖生猶腐正坐在不能怒耳

刑部尚書暴昭

山西潞州人先北平叅政後以侍郎充北平採訪使
南至卽密疏以請備燕建文元年設平燕布政司於
真定升昭刑部尚書掌司事以平安諸兵敗各歸城
破出亡被執見上慢罵去齒截手足罵不絕口斷頸
乃也

都御史司中

鞏昌人洪武三十年擢右僉都御史靖難師入召見
不屈命以鐵掃帚刷其肉

慟子曰仁也者天地之喜德也義也者天地之怒
威也喜者下承上之事怒者上加下之事上加下
下已難堪况下加上乎此夫上之所以無號剥上

之所以不食也怒逢七人者在剝之初而用夬之
四者也安得不凶練之舌司之膚閏之皮子昭之
手足翔之祖骨廸之子肉皆義器皆怒具也義至
此亦爲大不詳矣而當之者不辭亦怒承之故耳
孟子曰无是餒也然旁觀者則以爲戒途焉世道
至以義爲戒豈美事哉故曰寧過喜毋過怒君子
不可有怒容字當不可久怒事

